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孟子》句式变换释例

张 觉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句式变换释例/张觉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1049-636-0/H·03

I. 孟… II. 张… III. 孟子-句型-研究 IV. 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763 号

- ☐ 特邀编辑 罗黛娃
- ☐ 责任编辑 张小忠
-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MENGZI JUSHI BIANHUAN SHILI

《孟子》句式变换释例

张 觉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件: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装订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7.5 印张 188 千字

印数: 0 001—1 000 定价: 23.00 元

前 言

本书主要论述《孟子》一书中的句式及其变换。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句式变换的角度——来进行专书的语法研究；并有意识地排斥传统的只重形式的抽象语法观，而以当代的语法观——注重语义因素——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具体的句子模式及各种释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变换。句式研究是语法研究的核心，但我们并不满足于对句式作静态的描写与分析，而追求对句式变换现象的探讨与解剖，力图深入地寻求影响句式变换的具体要素及各种条件限制——诸如语义选择限制、语法环境限制、语音影响、修辞需要等多方面的因素——对各种句式变换的取向所产生的作用。所以本书的研究，实是一种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研究的尝试，也是一种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探索。它旨在揭示句式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变化的条件，为我们认识和利用同一语义基础（深层结构）的多种表达法（表层结构）提供丰富的资料 and 知识，并试图为汉语史以及汉语转换语法的研究提供大量有用的素材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至于其中对动词、名词等依其语义搭配限制所作的进一步分类，则旨在深化语法研究的内容，以期对计算机的语言信息处理提供参考。

本书绪论部分阐述了我们进行研究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旨在表明我们的语言学观点。本论部分分别讨论《孟子》中各种句式的变换现象，旨在体现我们的研究深度，所以力求深入详尽地探讨句式变换的各种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附论部分选列了一

些《孟子》中值得注意的句式变换现象,旨在体现我们的研究广度,所以只在必要时略作辩说而并不一一详加讨论。至于各节注释中的某些条文,也可补充正文中的论述。依原来的计划,本书还包括《孟子》中的数量句式、条件句式、时间句式、地点句式、因果句式、让步句式、隐含句式、比喻句式等的变换研究,后来由于一直忙于撰写其他著作,更由于这种研究得不到任何部门的支持,所以当时积累的材料便束之高阁了。至于附录部分的四篇文章,原为一篇(后三篇原在第一篇的第六节后),写成于《孟子》句式研究之前,是本书写作的一个理论准备与实践尝试,它们对于了解本书的《孟子》语言研究具有参考价值,故附于书后。

本书完成后,曾将前半部分(绪论与本论的前三节)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征求意见。当时该室正在编辑《古汉语研究》(不定期刊物),该刊编辑部负责人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王显先生阅后来信说:“大作材料充实,引证纷披,文笔流畅,论点明确,很有先读为快之感。已经编入《古汉语研究》第二辑内,于去年年底送去了中华。”拙作能编入我国最高的古汉语研究机构所编的国家级刊物中,并由我国第一流的名牌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出版,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其激动之情实难言表。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原因,中华书局只出版了《古汉语研究》第一辑,第二辑则一再延搁而不了了之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如今拙著得到上海财经大学有关领导的鼎力支持,不但使久困于中华书局的书稿得以面世,而且使散见于《古汉语研究》(长沙)、《东岳论丛》(济南)等刊物上的拙文能集在一起以完整的专著形式奉献给读者,这当然是作者的幸事,同时也是学术界的幸事。倘若拙著对读者有所裨益,则当首先归功于上海财经大学的资助。因为如果没有学校领导对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对拙著的大力扶持,本书就无以面世,一切便无从谈起。所以,我在此谨向我校各有关领导致以衷心的谢意。

古汉语研究实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古老的,但其研究方法却不能不尽量地现代化。本书即是笔者在这古老而又时新的领域中作了种种探索后获得的成果。由于中华文化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所以古汉语研究的成果也往往具有永久性的学术价值。拙著虽然不敢自诩有多么重大的价值,但我一直坚信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决不会昙花一现。当然,限于水平,拙著也可能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此敬祈广大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他日修订。

张 觉

2000年11月20日
写于沪上五角场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	-------

绪论 关于《孟子》语言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必须进行专著的语法描写	(1)
第二节 《孟子》一书的文体和语言	(5)
第三节 句式研究是语法研究的核心	(6)
第四节 关于“变换”	(10)
第五节 “释例”的含义与原则	(14)

本论 《孟子》句式变换释例

第一节 施受句式变换释例	(24)
一、施受同辞例	(24)
二、“可”、“足”表受动例	(35)
三、“见”字表受动例	(42)
四、“为”字表受动例	(43)
五、“所”字表受动例	(44)
六、“於”字对施受变换所起的作用	(51)
七、小结	(54)

第二节	动词后之受事带“於”与不带“於”之变换释例 …	(60)
第三节	程度强调句式变换释例	(76)
第四节	存在句式变换释例	(84)
第五节	目的句式变换释例	(98)
第六节	引句式变换释例.....	(104)
第七节	双受事句式变换释例.....	(122)
第八节	否定句代词宾语变换释例.....	(138)

附论 《孟子》句式变换略释例

第一节	强调句式变换例.....	(146)
第二节	分合句式变换例.....	(159)
第三节	工具凭借句式变换例.....	(162)
第四节	比较句式变换例.....	(164)
第五节	另提句式变换例.....	(165)
第六节	疑问句式变换例.....	(166)
第七节	副语修饰句式变换例.....	(167)
第八节	转折句式变换例.....	(169)
第九节	先后句式变换例.....	(169)
第十节	“谓”字句变换例.....	(171)
第十一节	复音词凝固例.....	(176)

附 录

论古汉语的归纳研究.....	(180)
论《论语》中的“得”.....	(199)
《论语》“问”字句研究.....	(210)
《论语》“谓”字句研究.....	(220)

后 记.....	(228)
----------	-------

绪 论

关于《孟子》语言研究的若干问题

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都是应了客观的需要而进行的。现代语言学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否适应了这种历史的潮流?这是每个语言研究者首先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作《〈孟子〉句式变换释例》,首先要考虑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节 必须进行专著的语法描写

语言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语言的研究从中世纪规范性的静态观点,经过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又进入到现代描写性的共时方法中来了。^①这种“共时——历时——共时”的发展,使语言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正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②现代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赞成语法的共时描写。^③我们取《孟子》这一专著作共时研究,而不取各时期的著作作历时的探讨,也正是迎合了这种时代的要求。

回顾 20 世纪我国语言学者的语法描写,总的趋势是由粗及细,向纵深发展。过去,曾有人设想过建立一种“可通用于文言和

语体”的语法间架。^①当然,更多的学者反对这种粗疏的想法。如有人主张“语体文法和文言文法”非分开不可^②;更有人主张“建立一时代的文法体系”,“希望有‘先秦文法’‘两汉文法’等等专著出现”^③;进而有人主张“分期的研究”,把古汉语分为四期,在每一期中再分别各个系统。^④如今,语法研究者更进了一步,开展了对专著的语法描写。^⑤从语体文言合一到分开,进而分时代、分期、分系统,再进而为专著研究,真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取《孟子》来进行专著的语法研究,也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科学的发展总是适应了客观的需要。我国语法研究的渐趋精细也同样决定于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六中写道:“《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语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杨树达据此说:“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⑥如此看来,即使把时代相距较近的《论语》、《孟子》合为一系,^⑦也仍然不能准确地描写出当时的语言事实。《论语》和《孟子》的文法究竟有多大的变迁,还没有人作过仔细的研究。我们曾摸索过,现不妨举一例为证。在《论语》中,凡“问”字所紧接的宾语(包括前置的宾语)不论是指事物,还是指人,均为直接宾语,而其间接宾语一律用“於”字为介。在《孟子》中,则“问”字紧跟的宾语,可以是直接宾语,也可以是间接宾语。^⑧因此,像下面两个句子就有不同的语法关系:

(1)仲弓问子桑伯子。(《论语·雍也》)

(2)孟季子问公都子。(《孟子·告子上》)

前一句是说“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子桑伯子”是直接宾语,是发问的内容;后一句是说:“孟季子向公都子发问”,“公都子”是间接宾语,是问及的对象。语言事实告诉我们,要避免不准确的结论,非从事专书的语法研究不可。我们对《孟子》作专

书研究,无疑是为了适应客观的需要而作出的抉择。

诚然,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共时”这个术语是不够精确的。^⑩我们进行语言的共时研究,实际上是摄取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片断作为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来加以描写的。而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为了精确地进行描写,我们决不能以较长的时代划界,而应以较短时期内出现的专著为描写对象。^⑪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就是说,以专著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避免语言夹杂、南腔北调。^⑫认为以一书为例就纯而又纯的观点,表面上似乎具有历史观,实际上是违反了历史观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⑬而且,它不但有纵的发展,同时还有横的交流和影响,所以必然有若干古今交错、五方杂处的现象。^⑭这是我们进行专书研究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专书的研究是否因此而丧失了它应有的共时价值呢?也不是的。因为就总体而言,个人的语言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它的变异总不会太大;二、个人的变异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用法上的一致性所‘矫正’或抵消了”。^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某一专著的语言现象可以代表它那一时代的语言面貌。当然,对于那些“摹古”和“仿古”的典籍应作别论。一般说来,具有口语性的典籍,往往能比较忠实地记载这一时代的语言。^⑯总之,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我们必须进行专书的研究,但把语言现象的静态和动态绝对化都是要不得的。

当今的共时研究要求我们以专书为对象,当今的历时研究也迫切要求我们以专书为对象。^⑰历时研究必须以共时研究为基石。只有对各时期一部部富于代表性的专著的语法加以详密的研究,从而在相应的范围内得出结论,然后全面综合、贯串,这样,一部科学的语法史才能自然而然地在宏富的材料上建立起来。在每一时

代的典型作品的描写研究做好之前,靠一些任意列举的例子来谈语法的发展史,至多只能称之为串连古今的比较语法,而不能称之为“贯通古今”的语法史。所以,我国学者当前很重视对汉语各时期代表著作的语言面貌进行静态描写和专题解剖。^⑨我们作《孟子》研究,正可以为科学的汉语语法史的建立提供一份资料。

其实,从实用性方面来考虑,专书的语法研究也最有价值。训诂之至,莫过于以本经证本经。凭借他书——特别是以不同时代的典籍中的语言现象来理解此书的语言,往往不够准确,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往往存在着语言意识上的差别。举例来说,《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通常的读法是在“作”字下逗,“兴”字属下,这其实并不错。但由于赵注、伪疏、汉王逸注《离骚》、三国魏徐幹《中论·亡国篇》、《毛诗·酌篇·正义》、范浚《香溪集·圣人百世之师论》皆作“作兴”连读,所以毛奇龄《四书剩言》、孙志祖《读书脞录》据之,以“作兴”连读为正。这种论证方法实在不够科学,所以杨树达据《孟子》“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来证明“兴”字属臣言,而不属君言,故当属下读。其例证虽无多,却令人信服。杨氏感慨地说:“以汉、魏、唐、宋诸儒之说证《孟子》,何如以《孟子》本书之文证《孟子》乎!”^⑩我们在对《孟子》语法作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专书的语法研究对于辨别纠正前人的某些误解非常有益。

共时的描写,必须反对历史的干预。^⑪就是说,研究现代汉语不能把它古典化,^⑫研究古代汉语不能把它“现代化”。研究古代某一专著的语言,应该以意逆志,体会它的语言意识,然后加以确凿的描写;而不应该将它译为现代汉语或外语,再用现代汉语或外语的语法去给它贴上标签。但是,反对历史的干预,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历史知识。^⑬相反,历史的参证可使共时的描写更深刻。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历史观,不把不同时代不同体系的语言现象混为一谈就行。

第二节 《孟子》一书的文体和语言

上面我们论述了进行专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具体研究哪一本书却也值得讲究。古代的典籍很多,我们为什么要以《孟子》一书为研究对象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孟子》一书的性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于《诸子略》中,凡十一篇。今本《孟子》仅存七篇。赵岐《孟子题辞》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⑤赵氏因此而仅注内篇七篇。此后所传,皆以赵氏《章句》为本,外篇四篇遂亡。而所传七篇,其真实性不成问题。《孟子》各篇之篇目,取每篇首章之第一句或第二句之二字或三字而成,与《论语》相类,可以说仍保留着古貌。

《孟子》之文体,也类似《论语》,与《荀子》、《庄子》等诸子著作不同。书中虽有长篇,但以孟子独白和所记问答对话居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⑥书中记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与孟子之疑难问答甚多,盖为二子所辑录。焦循认为:“平日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录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如篇中诸问答之文是也。其不由问答,如《离娄》、《尽心》等章,则孟子自撰也。”^⑦综观全书,是书盖由孟子本人和弟子万章等共同写定之著作。所以,《孟子》一书的语言,较具一致性。正如朱熹所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⑧

《孟子》里论人性、论道德、论修养、论政治,对后世都有影响。在语言表达上更有很大特色。有人论《孟子》文法云:“昔人谓文体莫备于《国策》,不知尤备于《孟子》。”^⑨《孟子》之文章组织,有“质言”,有“文言”,文质兼备。书中或片言只语,近似《论语》,为口语

之实录,其语意亦多简朴含蓄,富有警策,且较《论语》详赡。书中长篇之论,或记述孟子与时人争辩,或记叙孟子平时言论,其文笔则刚健而波澜翻腾,其言辞则畅快而锋芒锐利。所以,《孟子》一书之语言,不但具有典型性,而且较为口语化,明白流畅,句式纷繁而富于变化,基本上反映了战国中期的汉语面貌。《孟子》之语言风格,对唐宋文人颇多影响。柳宗元说:“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③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④《孟子》文笔宏畅,词锋犀利,实乃后世学者之所以相习传诵也。

总之,由于《孟子》的真伪与时代不成问题,且其语言不但具有一致性,而且富于口语化和典型性,对后世影响极大,加之其篇幅适中,既有可能对它进行完全的描写,又能找到较为丰富的语言材料,所以,以《孟子》为专书研究的素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⑤

第三节 句式研究是语法研究的核心

对《孟子》进行全面的语法描写,是我们的愿望。但那样做,工程太浩大了,这是我们专力于其句式研究的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认为句式研究是语法研究的中心所在。

由于对语言的看法不同,每一学派、每种理论都有自己观察、归纳和解释人类语言事实的手段和方法。

语言是什么?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是一种用来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是句子的无限集合。^⑥句子,是语言结构中具有交际功能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要研究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无疑应以句子为研究的中心。一种语言的具体语句在数量上是无限的,然而其结构模式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结构模式,就是句式,它集中地反映了造句的规律。^⑦所以,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应

是对句式的分析和描写。“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更为有用的工作。”^⑧经验告诉我们,初学一种语言,如果掌握了各种句子格式,就能以类推的方法举一反三,迅速掌握该种语言中多种多样表情达意的手段。幼儿学话如此,成人学外语如此,我们学习古汉语也是如此。句式的学习,对于语言的掌握,有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句式的研究,应该成为语法研究的核心。

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句子的格式并不是人们自觉地加以创造的,而是由历史的势力和盲目的心理势力产生的。它并不是人们明确地掌握了一个个的成分,然后把它们逻辑地综合起来的,^⑨而是习惯使然、约定俗成的。它是一种惯用法,我们应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去把握它。然而,当今生成语法的描写却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它不是盲目产生的,而是由一系列规则生成的。这种误解必须消除。实际上,生成语法仅仅是语言能力的模式,而不是说话过程的模式。就是说,它只是对语言能力进行形式化的描写,用一个系统的方式把语言能力的內容表现出来,而不是人们说话的实际心理过程,也不是句子产生的实际过程。它的最终结果能为计算机提供一个复制人类语言知识和能力的程序系统,而不能客观地反映说话的心理程序。所以,它于计算机对句子的理解和生成,无疑是有效的,而对于具有智能的人类对句子的理解和生成,却不一定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对于具有智力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恐怕将句式作为一种惯用法来掌握,比起掌握那种繁复呆板的规则系统更容易一些。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句式应该成为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

语言,作为具有交际功能的符号系统,传统将它分为三大部分:语音、词汇、语法。但语音形式只是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的物质外壳,只有语音形式所带的信息才能使语言获得真正的生命,否则,交际就无从谈起。这种信息,我们可以依据词汇形式和语法形

式的不同而区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前者是个体的语义因子,是实际物体或事件、性质、行为、动作等的象征;后者是集体的语义因子,是语言成分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前者,我们可以在词典里查到;后者呢?却不是词典所能包容得了的。因为它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所表示出来的词汇意义以外的一种意义,它不存在于词汇之中,而产生于词与词之间有意义的搭配。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有一本专门解释各种语法结构含义的书,与词典相对,不妨可称作《语法典》。有人认为,为了实用,应有两本书,一叫“词典”,二叫“句式”。^⑧这无疑是正确的。《词典》,解释词的词汇意义及其语法功能;《句式》,解释各种语法结构中各成分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即语法意义及其使用场合。有了这两本书,就能帮助我们完成对具体语句的理解和运用。语法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用什么样的语法手段来表达什么样的语法意义,句式的研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最实用的手段。

“在语言学中,令人感到困难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位”,“细节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综合才是重要的”。^⑨因为当两个或几个要素牵连在一种内部依存关系里的时候,便会引起一种法则。未进入句子结构中的词,只有孤立的音与孤立的义。当它一旦进入句子结构之中,就进一步体现出它的语法功能、它的词义选择限制,这样,问题才变得那样地复杂,甚至于会使人感到棘手。句式,就是这种受语义选择限制和语法功能限制的词的有规则的组合。句法学,就是要划定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各种使用可能的界限,即词的语义选择限制和语法功能分类;并确定各个相互依存的词之间的经常关系,即句子格式的建立。所以,要了解句子中发生的情况,就必须建立起把句子看作是代数方程式的句法学,这就是句式学。以此研究各种句式的构成(句中词语的搭配限制)、用法(适用场合)以及变化(多种多样的表达手段)。可以说,句式的研究较之词汇的研究更具复杂性,因而也更具重要性。我们这里所谓的词

汇研究,主要是指实词的研究,至于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离开了句式,那就更无从谈起了。王力先生说得好,虚词是语法成分,但虚词词典决不是语法书,因为它放弃了句子这个语法根据地。^⑨虚词,是在语言模式中有形成构架作用的词,^⑩离开了句子结构,它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从何谈起呢?当然,我们对前人的虚词研究并不抱虚无的态度,而是认为应该站在新的高度来把握古汉语中的虚词。我国传统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是讲虚字的虚字路线,一是讲句与读的句读路线。^⑪我们强调句式的研究,就可以把这两条路线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对我国古代语法学最好的继承。

汉语的特点是形态不发达。王力先生非常欣赏马伯乐的话:“中国只有造句法。”^⑫因为这句话虽不免偏激,却旗帜鲜明地揭示了汉语的特点。由于汉语的这一特点,现代中国的语法学家往往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句子格式的建立上。因此,把句式研究作为语法研究的核心,适合于汉语的实情,是我国现代语法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来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我国语法学界似乎有以句子的层次分析来取代句子格式研究的倾向。其实,层次分析法对于句子的分析,的确有它的价值,但从能指的线条特征来看,^⑬句子的层次分析是不合乎语言的心理现实的。听觉的能指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串链条。能指的这种线条特征决定了说话者或听话者所注意的只是句子成分的前后搭配关系,而不是句子的结构层次。平常所说的“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都是指言语违反了前后的搭配习惯,而不是指层次的混乱。在书面语中,层次分析似乎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在一发即逝的口语中,它完全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而只有句子格式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还应是句式的建立,而不是对句子的层次划分。层次分析只能作为句式研究的一种辅助手段来加以运用罢了。

一般人把句式叫做句型。实际上,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句型,可以理解为句子的型式,也可以理解为句子的类型。如果是前者,那就不如用“句式”更为精确。如果指后者,^⑧那就较具抽象的意味,有分类的意思,与我们所说的句式含义不同。我们所说的句式,是指句子的格式或句子的模式。它不限于几种所谓基本的句型,^⑨而带有具体的性质,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不在主谓型、非主谓型、单句、复句这种抽象的概念上兜圈子,而是对具体的结构模式进行描写。例如,对[……者……也]、[岂……哉]、[若……然]等等虚词所构成的模式的研究;对“充府库”、“府库充”这种由词序构成的不同模式的研究……凡一切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统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它虽然似乎繁杂一些,然而却更有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孟子·公孙丑上》:“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武亿云:“旧读从‘然’字绝句。考此读以‘易’字绝句,‘然’字属下句,如‘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之义,义亦得通。”杨树达则说:“武说非也。凡表拟似之词,‘若’字下必有‘然’字。即以《孟子》本书为证,则‘无若宋人然’、‘木若以美然’、‘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皆其例也。《礼记·杂记篇》云:‘其待之也,若待诸侯然。’《汉书·贾谊传》云:‘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并是。知此文当于‘然’字断句也。”^⑩杨树达根据[若……然]这一句式纠正了武亿的错误,句式研究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致力于这种具体格式的研究,就是要根据古汉语的习惯,实事求是地揭示部分句子的组合形式,以利于实用,解决疑难。

第四节 关于“变换”

句式变换的研究,是以句式的研究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各种句式加以详密的考察,然后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变换